

【学术聚焦】莫言文学研究

莫言文学创作路径解读

朱红素

(保定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莫言的获奖与其文学创作路径有着密切的关联。地域文化的创作视野、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神奇世界、自我与艺术的超越,经由这些路径,莫言走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关键词:莫言;地域文化;幻想与现实;文学传统;艺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01-05

中国作家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的小说创作成就,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实现了中国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零的突破。他的小说以天马行空的叙述、随意开放的结构、灵活多样的语言、奇异超验的感官构造了独特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这块文化版图,可以说“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的全部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可以解读出莫言走向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的主要路径。

一、地域文化的创作视野

1.“高密东北乡”情结

每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都秉承了一定地域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不仅给予作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素材,而且还直接影响着作家的审美理想、思维方式和创作风格。

1955年,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农村。在故乡经历种种苦难后,他愤而离乡。然而,此后的城市生活,却又从他心灵的深处激发出对故乡的眷恋。莫言把他怨乡、离乡、怀乡的情感积淀成文字,于是“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概念便在文学艺术世界的开放时空中被构筑出来。在莫言的心中:“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齷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一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主宰,当然用笔、用语言、用超人的智慧。”^{[1][2]}田野、记忆和童年是莫言叙事的三个支点,通过记忆、通过童年的视角,他可以打开宽阔的世界,而记忆再通过时间将一切事物在天空和地面拉平,而田野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在莫言的记忆里,童年的他曾因饿极在地里偷了萝卜。结果,他被迫在领袖像前罚站。这在父亲看来丢

收稿日期:2013-07-02

作者简介:朱红素(1954-),女,河北蠡县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文学。

了家族的面子,因而差点被父亲打死。这个故事就变成了《透明的红萝卜》。邻村的一个单干户,执拗地不愿加入人民公社。文革时,单干户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终自杀。这个故事留在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蛙》中的“姑姑”是以他大爷爷的女儿、做过乡镇卫生院副院长、长于妇科与儿科的小姑为原型。清末高密西乡民间英雄孙丙率众起事,手持大刀长矛反抗朝廷,迫使胶济铁路改道,曾使不可一世的德国人闻风丧胆。此抗德事件构成了《檀香刑》的主要故事情节。《红高粱家族》中再现的就是1938年在离他家不远的孙家口发生的一场伏击战和因事后日军疯狂报复而造成的“公婆庙惨案”。

总之,莫言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大多来自他的故乡——高密东北乡。这个故乡虽极其狭小,但可以反映整个中国,或整个世界。

2. 浓厚的文学传统

《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的故事在莫言家乡广为流传,莫言所接受文学和文化的教养大多数来自高密民间流传的这些故事。《水浒传》中敢作敢为的豪杰行为和“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深深感染着莫言。莫言曾多次描写发生在家乡的大规模农民暴动起义运动,塑造出了诸多民风豪强且极富叛逆色彩的人物形象。

《聊斋志异》探寻狐仙鬼怪的幽冥世界,表达玄妙的想象时空更是活泼放达,这种形式不拘的艺术追求对莫言影响很大。莫言不单描摹了乡野民情,更以神怪志异的小说叙事方式将高密东北乡的神秘、故土村人的传奇人生予以深刻展现。

高密茂腔“一声直入青云去,多少悲欢起此时”,使莫言一听就感觉热泪盈眶。“茂腔”那委婉幽怨的唱腔,更为《檀香刑》平添了一抹悲情。

3. 独特的民俗文化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积淀,具有仪式化的审美艺术属性,是对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的艺术表达。在高密民间,一些动物如刺猬、狐狸、虫蛇、蜘蛛、喜鹊等都受到人们的敬奉和尊崇,人们也爱谈论狐仙鬼怪、奇人轶事。丰富的传统节日活动、隆重的婚嫁殡葬仪式以及剪纸、泥塑和扑灰年画等民间艺术,有的直接就构成了莫言小说的创作题材。《生死疲劳》的阴阳两界中的阎罗殿与七道轮回、《丰乳肥臀》中的奇闻异事、《红高粱家族》中的婚丧嫁娶、《檀香刑》中具有特异功能的“虎须”、《球状闪电》中的“刺猬”、《奇死》中的“狐狸”和“黄鼠狼”、《白狗秋千架》中的“狗”等灵物,扩大了作家感觉想象的范围,寄托了某种理想的生命品格,强化了小说的文化色调,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处于浓厚民俗氛围中的人物特点及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复杂多元的人物性格,使作品呈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的神奇世界

1. 设置了魔幻般的情节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曾说:“我看了《百年孤独》不自觉受了他的影响,不过可能我的精神气质就包含这种东西,在灵魂深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意就要创作这样一种题材的小说,即:以现代视角观照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不是简单地还原历史。”^[2]莫言正是在对马尔克斯魔幻手法借鉴的基础上,采用蒲松龄的叙述模式并将二者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属于莫言式的魔幻。

《红高粱家族》中罗汉大爷被日本人零割活剥惨死。可是,当天夜里的一场大雨,把骡马场上的血迹冲刷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里,罗汉大爷的惨死,竟被流传成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奶奶被日本人的枪弹扫射而死,埋葬数年后,当重新安葬时,奶奶在出土的瞬间,容貌就像鲜花一样美丽,墓穴里光彩夺目,异香扑鼻。二奶奶被蹂躏而死更如同《聊斋志异》故事般鬼魅,被黄鼠狼附体,狂叫怒骂,直到被仙人作法而死。莫言以色彩绚丽的魔幻文字以及对于残酷死亡的独特表现方式诠释了他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的复杂体验。

《生死疲劳》中塑造的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认为自己虽有财富,却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他为自己喊冤。他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驴等,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宗族和这块土地。此外,在这部作品中,阴阳两界,人鬼不分;西门驴勇斗恶狼;西门牛杀身成仁;西门猪舍命救儿童,类似魔幻情节比比皆是。小说正是通过人、鬼、畜的眼睛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变革,完成对历史的审美观照。

《酒国》通过酒博士李一斗和莫言老师的书信为线索,穿插讲述了一个奇幻的故事,高级侦探丁钩儿前往酒国市调查高级官员红烧婴孩的重大事件,但其到酒国市没能经得起诱惑,丁钩儿虽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这是一部小说体的“满汉全席”,它集侦探小说、表现主义、象征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武侠传奇小说、抒情小说、结构主义小说于一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本。

《檀香刑》是一部借刑场为舞台,以施刑为高潮的现代寓言体戏剧。它以极度民间化的传奇故事为底色,借助那看似非常传统的文本结构“凤头—猪肚—豹尾”,充分展示了作者内心深处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叙事独创性,张扬了作者长期所崇尚的那种生命内在的强悍美、悲壮美。

2. 创造了魔幻般的人物

在《丰乳肥臀》中作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着苦难的民间女神。她含辛茹苦,艰难地抚养着一个又一个儿女,甚至用胃袋偷磨坊食物,其行为是神奇的,但鸟儿吐哺的深情是真实的。母亲视一个可悲的恋乳者上官金童为生命一般重要,其用意在于说明,人永远是宇宙中最宝贵的,生命的承传、沿袭是人类赖以永恒存在的源泉,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是因为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显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人才是历史的主体。在刻画人物上,不同于趋向魔幻性的马尔克斯,莫言则更多偏于荒诞性。《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可以跨越年龄界限来叙述高密东北乡的百年历史,但他本身却是一个离开了女人的乳房就不能生存的人,这岂不荒诞可笑。莫言赐他婴儿身,赋予其成人的思想,让他作历史的见证人。《生死疲劳》是一次亡灵的旅行。地主西门闹亡灵穿越轮回,生生死死,辗转于人、鬼、畜三道,通过不同叙述者的眼睛和读者一起端详,对那半世纪纠结的中国农村史做了细致精彩的解剖。

《蛙》中的姑姑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物。在计划生育前她是个“送子观音”,在计划生育中她又是“奔命阎王”。蛙的前身是蝌蚪,繁殖能力强。蛙又同“女娲”象征民族最早的生育本源,“蛙”还是同音“娃”象征婴儿。蛙和姑姑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这部小说核心的部分。当姑姑喝完酒走在乡间路中,一不小心落到沼泽地中,成千上万的蝌蚪围着她的身体拍打着她、撕咬着她,姑姑感到了这些蝌蚪像被她亲手拿掉的孩子,她很害怕,就在家墙上捏了很多泥娃娃,姑姑天天上香,让它们下辈子投胎到好人家。这篇小说是我们缅怀中国特殊一代的记忆标本。作者的要旨不是评论这一国策的功过是非,而是致力于表现个体人格、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奇特语境下的畸变和冲突。

3. 高度浓缩的民族象征

莫言以自己真实的故乡——高密东北乡为地点,如实地描述了祖国的耻辱和灾难。有着原始单纯和质朴的高密虽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但却又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它经历了灾难、饱受了耻辱,宁静安逸的乡间生活、神奇久远的传说与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现实图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沧桑借此一隅深刻展现。高密东北乡是民族高度浓缩的象征。抗日战争的情景,国营农场的艰难,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等社会进程中人性的沉浮都在他的作品中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虽然是对家园故土的田园美景、风俗人情的描摹,却演绎出民族沧桑厚重的历史与风云变幻的现实。

莫言经常选择一种边缘的方式叙述历史,魔幻现实主义的浸润使莫言对那些被经典化了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巨大传统进行颠覆。他从乡村世界起笔,创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超地理概念,从而为历史叙事洞开出一个民间话语纷呈的巨大门户。正如张闳所说:“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3]

三、突破自我与艺术超越

1. 突破了乡土作家的狭隘思维

莫言曾经讲过:“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写作才是有价值的。”^{[4]290}莫言正是以博大包容的情怀、开放宏阔的视界舒展开乡土家园的画卷,他把远乡故土的质感、色彩、味道融进社会现实的呼吸、脉动,奇异怪诞的叙事更加深刻地展示出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状况。

莫言作品中表现了两个鲜明的主题:对生命的赞礼,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莫言曾说过:“我们这几代人越来越灰暗,越来越懦弱,越来越活得不像个男子汉,越来越不敢张扬个性,越来越不敢在自己的社会里显示出个性色彩。这种东西你可以用人的性格来解释,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不正常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抑。”^[5]莫言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把这种蜕化的现象称为“种的退化”。《红高粱家族》就是一部对于生命感受异常深刻的精神启示录。象征着勃发的原始生命本体的“红高粱”与主人公追求自由奔放的生命体验,展现出敢于承受生命的大悲大喜,或许这也是医治浮华、虚无等现代病的祖传秘方。莫言把“种的复兴”的愿望寄托于红高粱精神,呼唤着人的生命力的复活。

莫言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文明的反思。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当物质性的成果日新月异般地出现时,人们却每每回首去搜寻失落的人文精神。如《酒国》虽以侦破案为主轴,但在行文过程中插入了官场秘闻、男女私情、民间轶事趣闻等元素,构成一个多层面的立体境界,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感官震撼,迫使人们去思考生活的现状。

2. 用新生的希望超越存在的绝望

作为极具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莫言虽然是从个人生命体验与艺术感受着笔,但是却以身心的洗礼表达出对新生的渴望,并力求在个体体验与公共话语的深层互动与超越之间,寻求光明、探索未来。

《生死疲劳》中通过“动物之眼”审视中国农民饱经磨难的生活以及他们历经磨难而演绎出的顽强、乐观、坚韧的生命故事。《红高粱家族》也是对现今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的剖析,唤起人们追求充实丰厚的生命热情。《蛙》中晚年姑姑的忏悔,作为产科医生,她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芳香,一种腥臭。洼地里铺天盖地、紧紧追逼的青蛙大军,让姑姑魂飞魄散,遍地蛙鸣中夹杂着怨恨和委屈,仿佛是受伤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当计划生育政策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乱象中名存实亡之时,姑姑陷入了困惑。姑姑家里捏了上千个泥娃娃,姑姑天天给它们上香,让它们下辈子投胎到个好人家。《白狗秋千架》以暖暖的初恋为主线,描写了暖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戏子小武生和大学生林井河身上,结果小武生走了,林井河大学毕业后结婚生子了,暖暖最终嫁给了农村的哑巴。但仍然有份美好的感情寄存在内心深处,在希望中生活着。

可见,莫言的作品表现出了希望取代绝望,生机取代毁灭,充满正面光明的力量和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精神,这正是作者的一种超越。

3. 历史意识与美学精神的世界性倾向

莫言的小说在历史意义和美学精神上体现了世界性的倾向。

一是人类学视野使莫言瓦解了以往正统的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的历史价值判断,将一切历史场景还原为人类的生存斗争,性爱、生殖、死亡、战争、仇杀、神秘主义甚至异化——这些生存的原型母题。《丰乳肥臀》就是按民间历史文本来写的,它几乎是全景式地再现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莫言独具匠心地塑造了母亲的形象,母亲是一个伦理学和人类学双重意义的代表,一方面她是伟大的母性,是一切自然与生命力量的源泉,是和平、正义和勇气的化身,她本能地反对战争和政治,因此她代表了民族历史最本源的东西;另一方面,她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大地母亲”,她是死亡和复生、欢乐与痛苦的象征,她持守的是容忍和人性,反对的则是道德和正统^[6]。尽管她的个人历史倍受欺辱、饱经磨难,但却更显示出她原始母性的不朽的

生命创造力。这种双重意义,使得《丰乳肥臀》的叙事核心的特色更加鲜明,使一个生命的神话取代了进化论的神话。

二是历史主体实现了由原来的中心与边缘位置的互换。作品中不再是革命者讲历史,而是以被革命者的灵魂透视历史。土改斗地主这一经典性的革命叙事模式,在《生死疲劳》中有了一种颠覆性的转变,北方农村西门屯的地主西门闹,土改时被村里民兵枪毙了,而他的灵魂投胎于驴、马、猪、狗、猴等,随后,正是从这些畜牲眼中看到了历史的沧桑巨变、人间悲喜。《檀香刑》中的“酷刑”实际上成了节日的狂欢,背后正隐喻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极权力量、道德体系、文化话语、人性心理的深刻审视。而《红高粱家族》中“酒神”也取代了“日神”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历史的灵魂。莫言采用这种与主流话语对立的话语形式来叙述和塑造他的边缘性的故事和人物,再现本真的历史。莫言也因此确立了他的生命本体论的历史哲学与美学。

三是民间历史空间的拓展。莫言用民间化的历史场景,“野史化”的家族叙事,实现了对中国历史原有的权威叙事规则的颠覆。《丰乳肥臀》的开篇就把战争和生殖、新生的喜悦和死亡的灾难同时降临到一个家庭之中。这样的开头在历史或文学叙事中所造成的历史的传奇化、民俗化、神话化的叙事效果是前所未有的。《檀香刑》采用的传统“凤头”、“猪肚”、“豹尾”结构之后却隐含着—个历史意味深刻的纠结与缠绕的主题。莫言用—场“行刑”真实的戏和—出虚拟的戏,一个似乎有案可稽又近乎荒诞野史,一个在正史中曾被极端丑化或完全美化的“义和团”事件,用野史的笔法勾连影射出一部近代史,同时也引申和隐喻出—部漫长的“作为刑罚的历史”^[6]。正是这种鲜明的个体经验化、边缘化的叙事,使被宏大历史叙事所湮没的细节尘埃,在莫言民间话语的聚光灯下被显性放大出来,引领读者—起去探寻“历史的本源”。

参考文献:

- [1]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2]卫建民.莫言如是说[N].文汇报,1996-02-03.
- [3]张闾.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J].当代作家评论,1999(5):59-65.
- [4]莫言.我的《丰乳肥臀》[C]//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 [5]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 [6]张清华.莫言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为例[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35-42.

Interpretation of Mo Yan's Literary Creation Path

Zhu Hongsu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ath of Mo Yan's literary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creation field of vision comes from the regional culture. Secondly, the magical world reconciles fantasy and reality. Thirdly, it is beyond the self and art. It is the path to Mo Yan led to the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Key words: Mo Yan; regional culture; fantasy and reality; literary tradition; beyond the art

(责任编辑 崔福林)